

➡➡我则在休息日拉着常宝在照相馆中照了一张合影给老家寄了回去,让父母告诉乡长夫人,我在上海已经找好男朋友了。

【过去时】

●我生在农村，长在小镇上。我的父亲是乡里一位管教育的干事，大小也是个乡干部。我的母亲在乡供销社门市部里卖化肥、种子等农资用品，虽不是领导但却有着商品粮户口，因此我和我妹妹是城镇户口,无需种地。

父亲本来想要个男孩的，没想到生我是个女孩，生了个妹妹还是女孩，父亲还想再生，计划生育政策开始严了，如果想超生，除非商品粮户口别要了。所以未能如愿的父亲酷爱喝酒解闷，在外面喝酒回来和母亲吵架，我和妹妹在睡梦中经常被吵架声惊醒。

父母亲虽然盼生儿子，但对我们姐妹两个还是很关心的，特别是在读书方面抓得很紧。我也很用功，但资质很一般，也考上了高中，却是一所普通高中，又不像农村学生能吃苦，所以复读了一年，还是没能挤过高考独木桥。不得已回家跟着母亲在供销社上班。这时候的门市部已经被我母亲承包了，卖化肥、种子也就忙那么几天，所以坐在门市部里很无聊，我就在一位参加自考同学的影响下,报名参加英语专业自学考试。

我上初中的妹妹成绩还不如我，为此父母没少训她，说你不好好读书咋办，还不如农村孩子，农村孩子考不上学回家有地种，你回家靠什么吃饭。妹妹倒是满不在乎,说考不上学我出去打工！妹妹说到做到，没考上高中的她,在当年暑假就和同学一起到上海打工去了，先是在一家电子厂上班，后来学会了理发，在一家美容理发店上班，收入还蛮高的。

●上门提亲的人来了，我平静的生活被打破。读高中的时候，我曾收到过男生夹在我书里的纸条，我交给老师了。我对婚恋天生有一种恐惧感，每看到父母吵架，我就想这辈子最好不要嫁人。

父母本来也为我找对象发愁，特别是母亲很着急，还偷偷地托同事亲戚给我物色。没想到真有上门说媒的,却把父母亲都吓着了。男孩是个我们乡里的混混，游手好闲不说,还经常与人打架，还因为猥亵女学生被劳教过，出来后家里为他在街上开了家酒店，据说生意还可以。

既然男方名声不好，我们家婉言拒绝就行了，但做媒的是我们乡的乡长夫人，而这位花花公子正是乡长夫人的娘家表侄。这下可把父母难住了，有心拒绝吧，乡长当然得罪不起;答应吧,这不是把我火坑里推吗?惹不起咱躲得起，在父母的默许下，我收拾了行囊,离开生我养我的那条小街，坐火车“逃”到了上海，找到了在理发店上班的妹妹。因为在上海我也没其他熟人。妹妹此时已经谈了男朋友，是做厨师的，两个人曾是同班同学，我很是怀疑，妹妹读书时就和这男孩谈朋友,然后一起到上海的。

妹妹本来住公司宿舍，我来了，我们姊妹就在“城中村”租了一间小房,算是安顿下来了。住了几天我才知道,那个地方叫大场镇，属于宝山区，当时，我们老家在那里打工,特别是种大棚蔬菜做菜农的人特别多。

妹妹去上班，我躲在小屋里看我带来的几本旧书，看累了,听妹妹的袖珍半导体收音机。半个月一晃过去了，我闲得实在是烦闷，让妹妹带我出去找份工作，不能在那坐吃山空啊。

妹妹休息，她男友请假，又叫了一个名叫常宝的男孩子，我们四人骑两辆自行车在附近转悠，看有没有工厂招女工的。那时的大场镇路边的小工厂真的很多，有时也能碰到诸如手套厂、毛衫厂、家具厂在招女工，可人家招工的一看我，再一问我是高中学历,就说他们不要人，遇到好几家公司都是如此。我就奇怪,在老家听说上海文化程度高的好找工作，遇到我却说不要人了呢?特别是一家家具厂，我们同时去面试的几个女孩子，小学未毕业的都收进去了,却不要我，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。还是用自行车带我的男孩常宝说,人家工厂是招出苦力的操作工，一看你像个学生，怕你吃不了这个苦。

接连几次工作寻下来，本来很自信的我不免灰心丧气起来，差点把自己引以为豪的高中毕业证给撕了。妹妹安慰我别着急，她当初来上海，也是两个月后才进的工厂。好强的我则说我一定要上班，不能让自己的妹妹养着我。听说妹妹的理发店在招学徒工，经过一番深思熟虑,我决定去应聘。妹妹说那活不是我做的，劝我别去。我说你不也是从学徒工开始做起的，我一定要去试试。

理发店的老板娘对我的气质很满意，说我妹妹手艺不错，我这个姐姐也一定会学好的。学徒工从给顾客洗头开始，给女顾客洗头还行，可当我面对男顾客我怎么也伸不出手来，我倒不相信什么男女授受不亲，可就是拉不下面子。每当这时,都是妹妹过来替我把男顾客的头洗了。坚持了半天，我再也不想回到理发店上班了。白天我一个人待在小屋里发愁，“百无一用是书生,自己快成了废人了，工作找不到，家又回不去，这老天还让我活吗?”

●天无绝人之路，妹妹的男友这天过来带来了好消息，说他表妹宋勤上班的塑料厂招女工，工资不高，不过中午管饭吃的。于是我在宋勤引领下进了一家名叫物资站的大院内，拐了几个弯才进了院内的几间厂房里。进去我就闻到一股类似煤油的味道，还有就是车间内温度明显比较高。环境真的不好，但我也顾不了这么多了。这回到招工的领导我没敢亮高中毕业文凭，宋勤在一旁帮腔，总算把我收进去了。有工作了，中午还有一顿免费的午餐，这让我心情大好。

这天中午去食堂吃饭，在穿过物资站大院内的五金厂车间时，我发现蹲在地上烧电焊的那个男孩身影很熟悉，可就是想不起来是谁，直到那男孩直起身来拿开防护罩，他冲我一笑问：“你也进塑料厂了?”我才想起是骑车带我找工作的常宝。

宋勤说你们认识?我说他和你表哥很熟的。宋勤说都是老乡，他在这学烧电焊，要是学成了出去找工作工资就高了。以后我们每次到食堂吃饭，都会经过五金厂电焊车间，总能看到常宝蹲在那认真烧电焊的身影，听到我们的脚步和说笑声，常宝就会停下手中的焊枪，放下防护罩和我们打声招呼。看着常宝烧电焊时专注的样子和火花四溅的情景,还真像电视里演的那样。有时上下班在路上巧遇，骑车的常宝总会说“上来吧，我带你一程”。

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，找到工作上班的我还没来得及长舒一口气，家里母亲就把电话打到妹妹上班的理发店内了，还是关于给我说媒的事。乡长夫人说了到上海打工总要回来的，还是把这门亲事定下来的好。这



倾诉与聆听,城市人的情感故事。
请勿对号入座。
组合II
我记忆中的初恋故事
口述/莲芳 文字整理/刘千荣

对初恋说声抱歉

不是逼婚吗？

塑料厂实行三班倒，上完夜班可以休息一天。上班的时候和一群打工妹说说笑笑日子过得还很快，休息日我一个人坐那就发愁。正无聊得很，常宝骑着车子来敲门，憨厚的笑着对我说，别一个人在家里闷着，一起去长风公园转转吧。心烦的我就想自己来上海后，除了和妹子一起去了一次外滩，还真没逛过其他地方，就当散散心了。

我不知道当时的长风公园是要门票的，直到常宝把票都买到手了，我才感觉让他破费不大好意思，同时也隐隐感到常宝请我逛公园一定是醉翁之意不在酒。果然我们俩在湖中心划船的时候，常宝结结巴巴向我表达了爱慕之情，希望我能做他的女朋友。

直觉告诉我常宝是厚道的小伙子，又有手艺在身，人长得比较帅，干活又勤快，只是隐隐听宋勤说他好像初中没毕业，文化程度不合适，再说我对他不是很熟，就说我们彼此不了解，容我考虑一下。

回到家，等妹妹下班回来后，我就把常宝追我的事情说了。妹妹说常宝人确实不错，不过他可是农村户口。我问他父母在家种地？妹妹说不是，听说他父母也在上海，就在大场镇和常宝住一块，母亲在一家水产厂上班，父亲靠捡垃圾为生。妹妹还说听宋勤她们讲这常宝还有一段身世之谜，具体我也不大清楚。

这一天，我随妹妹到他男友那去玩，正好宋勤也在，我们四人打八十分，有意无意就说到常宝，宋勤嘴快说常宝不是他爸亲生的。我们就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宋勤让他表哥也就是我妹妹的男友说，妹妹的男友架不住我妹妹一个劲地追问就说了。

常宝老家有这么一个说法，说常宝的母亲不守妇道，背着常宝爸和村里的杀猪屠夫有一腿。后来常宝出世了，人们都说常宝长得像杀猪屠夫，而且越长越大越像。杀猪屠夫也觉得常宝长得像自己，只有闺女没有儿子的屠夫干脆跑到常宝家要儿子，那年常宝刚上初二。

常宝的父亲说什么都不同意，不管常宝是不是他亲生的，但是他养大的，而且他就这一个独苗，将来还靠常宝养老呢。屠夫于是放出狠话来，说如果不把常宝还给他，他就杀常宝一家。屠夫家的刀是现成的，谁也难保证他不会用杀猪刀来杀人。于是常宝的父母带着常宝到了上海，一呆就是好几个年头。常宝也因此辍了学，不过托关系进了五金厂，跟着师傅学会了烧电焊。

像杂志里看到的世俗故事，我们不禁为常宝的身世感叹。这常宝倒和我是同病相怜，都是被迫来到上海打工的。不过他的这个家境确实让人难以接受，再说我一个吃商品粮的找一个农村户口的男朋友，父母也未必会同意。从此我就故意躲着常宝，常宝就给我写信。想想还真蛮有意思的，同在物资站内打工，同一地址，还写信也就是情书。文化不高的常宝字写的真不错，不过文笔很一般，倒也能把自己的心意表达清楚。

隔三差五的我都会收到常宝的信，这引起了塑料厂的女同事们的注意。有一次，信是宋勤帮忙从门房带进来的，她看着信上的邮戳嚷道是大场地区的，这么近还给你写信，还地址内详，一定是情书。另外一个一向做事鲁莽的女工友胡胖子，一把夺过信撕开封

口，拿出信纸读了起来，于是都知道常宝在追我了。中午再去食堂吃饭时，看到在烧电焊的常宝，胡胖子和宋勤等小姐妹就会起哄，喊着常宝的名字，说莲芳喊你去约会。我扑过去要撕她们的嘴，常宝则低头继续烧他的电焊装作没听见。后来，我干脆不从电焊车间走了，而是绕路去食堂。

●家里的电话又打来了，问我是不是先假装答应乡长夫人。我感到特别气愤，有这样仗势欺人的吗？我下班后去了五金厂,对常宝说你骑车带我去镇上有事。在路上我问常宝真的喜欢我吗？常宝说真的。我说我答应做你的女朋友了，咱们好好在上海打工，多挣点钱。

常宝以为我是被他的心诚打动终于答应他了，非常开心。我则在休息日拉着常宝在照相馆中照了一张合影给老家寄了回去，让父母告诉乡长夫人，我在上海已经找好男朋友了。不久后，就传来乡长夫人表侄因醉酒开三轮车出车祸一命呜呼的消息，我总算躲过一劫。

这时父母这才想起我找的男朋友是个什么样的人，说是看照片上小伙子挺精神的，当听说常宝是农村户口,母亲说话明显带着不悦，说这会让亲戚笑话的。我说总不能利用完常宝就把人家踢开了，这也太不道德了。

在老家和我一起参加自考的同学也到上海了，因为参加过电脑培训懂电脑操作而成了让人羡慕的文员。当我在常宝面前说起同学的事时，常宝二话没说就去大场镇的职校给我报了名。1996年时电脑人才还是上海紧缺人才，初级培训费要五百多块，这让我非常感动。不仅如此，我每次去职校学习都是常宝骑自行车接送的，这让我感到常宝对我的痴情，只要是真心相爱，管他是农村户口还是城镇户口呢。其实常宝也有压力，他的父母和哥们普遍认为如果我电脑学会了，将来真做了公司白领还会认得他常宝是谁？

1997年的春节，常宝留在上海和父母一起过，而我和妹妹回了老家。父母都劝和常宝分手，我则低头不语，确实我和常宝之间存在各种差异，比如文化学识上的，比如户口上的，但他有他的优点和长处，真心对我好，有技能在身。最重要的一点是,我们不能利用完了就和人家分手，我觉得这样做太不厚道。所以，我拒绝了父母给我安排的相亲，也不顾他们的反对，过完春节，我重新回到上海，回到了大场镇常宝的身边。

常宝的一位老乡是位做传销的，拉着我和常宝去听过几次课。自认为有高中学历善于接受新生事物的我,竭力鼓动常宝做传销，我是想让常宝尽快赚大钱，得到我父母的认可。不曾想，常宝辞职跑传销，拉了许多亲友老乡做下线，没赚到钱，却等来了国家宣布传销是非法的要取缔。

父母再度逼我与常宝分手，说他是个不务正业的骗子。遭受打击的常宝也主动躲着我，换了呼机号码，从此和我失去了联系。参加传销是我的主意，却让常宝一人承受糟糕的后果和痛苦，我感到后悔和无地自容。

【现在时】

早已为人妻、为人母的莲芳,想起自己的初恋,羞愧多于甜蜜，留下了苦涩的青春记忆，在内心深处对常宝一直深感歉疚。